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田可新

京剧离我们有多远？不同时代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或许对于年轻人，特别是Z世代而言，京剧是国粹，是精品，但更趋近于一个文化符号，花钱买票、甚至一掷千金追“角儿”的年轻人少之又少。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拉近京剧与观众的距离，愈发迫切。当前，很多戏曲人已经行动起来，尝试换一种方式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不论是广泛传唱的京歌，还是先锋音乐人试验中的京腔民谣，抑或是优化改版后不离其宗的小剧场京剧，京剧元素的每次创新亮相，都会引起广泛的争论。近日，改编戏曲《武家坡2021》的网络走红，又为我们讨论这一话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武家坡2021》的爆红

近日，一首名为《武家坡2021》的改编戏曲在网络上爆红。

“啊，我的妻，王氏宝钏，我不该心起疑窦，我不该口吐轻言，落得个忘恩负义，宛如欺了天……”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既有天津海北的戏曲班演员用专业唱腔唱出一段衷情，也有普通网友靠对口型进行二次创作，以分享自己的感悟。在抖音，不乏点赞量达到20万的翻唱视频。此曲由屠洪刚献唱于河南卫视《中秋奇妙夜》，也在大热音综《我们的歌》里由张淇和萧敬腾进行了对唱演绎。高频率的翻唱没有让人听腻，反而荡起了网友心中的涟漪。大家纷纷留言表达赞赏：“终于能理解我爷爷的审美了！”“国粹早该这么唱了。”

《武家坡2021》是对京剧唱段《武家坡》进行的改编创作。《武家坡2021》的原唱“龔猛寺寬度”本名李政寬，除了京剧改编歌曲创作者，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学习戏曲近20年的专业京剧演员。“我不希望听众把《武家坡2021》划入流行音乐的那一类。”他表示，《武家坡2021》之所以带给人情感上的共鸣和震撼，主要是因为歌曲没有脱离戏中曲的范畴，以歌的形式代角色言志，展现薛平贵身处武家坡时的所思所感。“其实不管你唱什么京剧流派，或是西皮二黄，最重要的是如何拿内容打动观众。”

在改编创作时，李政宽有意与流行元素保持了距离。从他的歌曲呈现中不难看出，改编新曲最终落脚点还是京剧本身。《武家坡2021》没有抛弃京剧的咬字发声，其中的三级韵和唱曲全部来自京剧，只在京剧原版的框架内尽可能地求新、求变。在改编的旋律和歌词能够让听众听懂、入心的基础上，《武家坡2021》给听众打开了一扇窗，让人领略京剧的魅力。

在此之前，于魁智、李胜素等京剧名家都曾对《红鬃烈马》进行演绎，老生和旦角的对戏成为经典，《武家坡》也成了京剧传唱不衰的唱段。但对圈外人而言，《红鬃烈马》的影响力尚且有限，于魁智曾表示：“传统艺术工作者要基于对京剧的理解和多年的实践，结合观众对京剧艺术审美的新需求，努力钻研表演形式和内容，培养好新一代的观众。”

形势紧迫，令人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李政宽”带着他们的“《武家坡2021》”在路上。

京剧的“那么大架子”

在《武家坡2021》走红之前，李政宽已经在京剧创新方面做过很多尝试。

皮卡丘、哆啦A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曾将许多年轻人耳熟能详的动画主题曲与京剧结合，力图让京剧在年轻人眼中“没

那么大架子”。

那么，京剧在年轻人眼中的“那么大架子”是指什么呢？

“听惯了流行音乐的人来听京剧，最常问的就是‘副歌到底在哪，为什么唱词和音调像车轱辘来回转’——这就是问题所在。”谈起改编京剧的初衷，李政宽表示，自己很喜欢传统京剧，但无法说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观众去看，而兼具流行音乐结构和传统戏元素的京腔民谣的出现，为他提供了平衡之道。这也点出了京剧在当今市场中遇冷的原因所在。

“90后”戏曲爱好者吴欣欣表示：“传统京剧属于板腔体式，以上下句对称重复的旋律为主，不存在主歌与副歌之分，因此在一部分听众看来曲调平平，难以抓住重点。”

节奏的处理同样是创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包括京剧在内的大部分传统戏曲剧种，发源于农业文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京剧表演的一大特点是“慢”，虽然慢节奏能够将情感抒发得更加饱满，但必须承认，享受着“快资讯”和“快娱乐”的年轻人没有耐心等待一段唱词结束。而节奏紧凑、情节密集的《四郎探母》中“坐宫”等西皮流水板式的唱段，外行人很难听懂，因为京剧所用语言并非某地方言，而是北京话基础上杂糅多地方言形成，新戏迷尚且要熟悉一段时间，更不用说尚未对京剧产生兴趣的圈外人。

让人一头雾水的，还有一些外行人难以理解的招式，例如戏服中的水袖，既可以表示悲苦，也可以表示失望、愤怒、惊恐等情绪，每一种情绪都有固定的表达方法；演员举着云形旗子穿梭奔跑，用以展现“云起雪飞”。一招一式在京剧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固定，成为京剧发展至今吸引戏迷的一大看点，也成了外行人难以跨越的门槛。

可以说，提高京剧审美和理解能力是一件需要时间和精力成本的事情，“唱念做打”的艺术手段不仅是京剧演员成长蜕变必须历练的基本功，也是观众更好理解剧情的基石。一部经典京剧可能会受到铁杆戏迷长久的喜爱，也会在京剧演员年复一年的戏台打磨中达到演出效果巅峰，但这并非年轻人的娱乐方式，对他们而言，数十年如一日的表演只是一种乏味的重复，新作品层出不穷才是喜闻乐见的发展方式。面对新老戏迷之间的争议，于魁智表示：“以往‘十年磨一戏’的做法并不现实。”

“多条腿走路”是最优解

《武家坡2021》火了之后，李政宽借歌曲热度的东风，接连创作了《平贵别窑》《汾河湾》等京腔民谣，在京剧的流行化探索道路上继续前行。

“就像好几条腿走路一样，有的负责继承，有的负责发展。”李政宽说。面对发展困境，“多条腿走路”无疑是当下最优的解法，于魁智曾表示：“京剧艺术要发展，就需要多条腿走路，先进艺术的传播和推广不仅需要舞台，也要通过其他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京剧创作者既享受创作的过程，也激发京剧的活力。”

在弘扬和推广京剧艺术方面，京歌已经流行了数十年，是不少新观众了解京剧的开端。像《情怨》《新贵妃醉酒》等一批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京歌，在表演形式上避开“唱念做打”，让普通歌迷也可以过一把戏瘾，同时又不失京剧之韵。也有不少京剧名角借京歌从戏台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在更多观众面前展示京剧的魅力。一位B站up主曾一口气更新了25期京剧配音版《甄嬛传》，吸引了众多网友观看……这些都为京剧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更多可

能。虽然有京剧爱好者称京歌“毫无价值”，但唱衰者也必须承认，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京剧推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专业演绎层面，小剧场戏曲和新编京剧的出现，同样增加了看点。谈及当下的新编京剧创作，于魁智表示，“年轻观众的知识层面、文化修养，以及对舞台艺术的审美追求，让他们不仅要听、要看，也要感受，他们要跟演员同呼吸，要受到触动。任何新形式的创作，作为演员都要换位思考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是自娱自乐。”小剧场戏曲最主流的观众群体是85后、90后的中青年，也有不少中青年京剧演员投身创作之中。从剧本创作到舞台形式，小剧场戏曲都更具现代都市气息，为广大观众提供了《马前泼水》《春日宴》等一系列精品剧作，让年轻观众感受到戏曲活泼、精致的

一面。

随着短视频等社交平台的兴起，京剧的热度上来了。但是，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朋友听过也很喜欢《武家坡2021》，但说起《红鬃烈马》，大部分人依然没什么兴趣去看京剧版的视频，更不用说去戏院听戏了。”吴欣欣表达了对“京剧热”的担忧。京歌固然好听，朗朗上口，但京剧唱段背后的故事，歌迷是否有兴趣深入了解？小剧场的折子戏或许精彩动人，但散场之后，年轻观众是否会将一时的喜爱转化为看京剧的动力？从这个角度看，京剧和更多传统戏剧的发展，只有在守正的基础上加以科学创新，传统文化的陈酿才能持续飘香。

在“龔猛寺寬度”后续作品的评论区，有人感慨“原唱不火”，也有人劝听歌着迷的网友冷静：“这是改编过的，真正的戏曲你可能听不进去。”诸如此类的留言让人不禁深思，信息时代的浪潮卷着一批批新观众来到京剧艺术的殿堂，大浪过后，留下的热度和关注还会剩多少？至少，与时代共舞，是目前京剧发展最好的选择，也是艺术创作者不应回避的话题。“京剧的发展之路，其实就是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谈及未来的创作方向，李政宽如是说。

文化视点

以中国民族风格 涵养中国动画新气象

据人民日报，从1922年万氏兄弟制作的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上映起，中国动画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如今，中国动画已铸就鲜明的风格特色，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不久前，由科幻小说《三体》改编的动画定档的消息，引发市场和动漫迷的广泛关注。

中国动画要想持续赢得当代受众的喜爱，除了秉承中国民族风格，给人天然的文化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符合当下审美习惯和市场需求的时代化表达。事实上，这些年在票房上表现亮眼的国产动画片，都在保留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打开了新的表达空间，给人以新的审美体验和文化想象。《哪吒之魔童降世》创造了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形象，赋予这一传统故事新的内涵，与当代受众形成更大的精神共鸣，最终取得超过50亿元的高票房。

有着百年辉煌历史、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国动画电影，如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动画片不再是“只给小孩看的”，已发展为全龄产业。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进一步把握当代观众接受心理和审美需求，中国动画一定能创造新的文化气象，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民族歌剧的“根”与“魂”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舞台上的石板路、吊脚楼、水车与渡船，将观众带入那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存在于文学世界的静谧小城。随剧情展开的悲欢离合，也一如小城中的生活，平静却又生动着。近日，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创作的歌剧《边城》，在中央歌剧院剧场结束了首轮演出。这部集结了国内顶尖艺术家主创的歌剧，生动展现了湘西乡土人情之美，刻画了当地人民勤劳善良、谦逊内敛的美好品质和热情真挚的鲜明个性，达到了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舞台效果，成为近期民族歌剧的又一力作。

歌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落地发芽、生根开花，并得到充分发展，人民性和民族性二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脱离了人民，以西方艺术审美为旨趣的歌剧艺术无法在舞台上贴近中国人民的情感体验，必将失去其生存的根本。如果不能有效地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而树立中华民族审美风范，中国歌剧将失去情感之魂，也就失去了独立于世界歌剧艺术的价值所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承民族情感，展现民族气质，并将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创作出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优秀作品，才能够孕育出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中国好剧全球传播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由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完成的首个国产电视剧国际传播报告——《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报告(2022)》在京发布。它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国产电视剧的国际传播效果、市场竞争格局，为国际用户画像，提出了提高中国电视剧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成为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的重要总结、参考和依据。

当前，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面临着出口规模较小、韩剧美剧竞争激烈、中国出海平台国际化水平亟待提升、译制和推广营销亟待加强的局面。为了适应电视剧国际市场发展新趋势、国际竞争新格局，增强中国电视剧国际市场竞争力，更好地发挥电视剧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建议：完善全球市场布局，巩固好东盟、日韩市场，持续深耕中亚、中东、非洲市场，不断提高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努力提升电视剧品质，以高质量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力争打造全球性爆款剧；补强传播链薄弱环节，打通电视剧生产制作机构、发行机构与出海平台合作梗阻，形成国际传播合力；在竞争合作中培育龙头机构，壮大国际传播各环节矩阵；建立国际传播大数据平台，加强电视剧国际传播数据研究，不断开拓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新局面。

“活化”农业文化遗产

据经济日报，前不久，垂直落差近千米，最高达62楼层，被称为“世界最大客家梯田”的江西上堡梯田，继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又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活鱼还要水来看。将农业文化遗产记录下来，或将其标本放入博物馆，是重要的保护方式，但在现实中，农业文化遗产大多仍然以服务农业生产、维系生态平衡等鲜活的方式存在着，如果不能做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双效统一，保护农业遗产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要回到传统农业中去“寻找智慧”，这才是提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理念的初衷。让农业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未来，不仅要认识发现、重视关注，更要保护和传承好农业文化遗产，其核心是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美丽中国的一道风景线，更是滋养中国大地、百姓生息的金饭碗。我们期待更多的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活力，续写一个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张梦圆 整理）



“棉花吐出了丰收”

——观“鲁迅文学奖之夜”有感

□ 逢春阶

文学进行“二次创作”，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传播产品和宣发方式，让作家和作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新颖的方式为读者所熟知。当然，熟知的前提是，作品足够好，要“籽粒饱满”。作家呢，得是德艺双馨。

优秀作家多是沉默的，躲在幕后，悄悄地写，不事张扬，写大于说——“嘴拙”。当然，说的机会也不多。这次文学之夜，我们的作家说得都很好嘛，不亚于走红毯的影视明星。让我感动的是，晚会还把躲在幕后的文学编辑们请上了舞台，与获奖作家一起享受文学盛典的荣光。大屏幕上滚动着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编辑们的头像，他们的视野、判断和劳作参与塑造着中国文学的风骨。他们是站在作家背后的人，是文学“伯乐”。

文学之夜让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们从幕后走上前台，虽是一步之遥，却是艰难的一步，需要有志之士的新理念，需要有心人的全力推动，需要思想解放，中国作协这次做得很好，发挥了作家之家的作用。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推介优秀作家、优秀作品。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老作家王蒙和十八洞村的村支书一起当嘉宾，还有山里的孩子也来

了，他们是小诗人。是老师发现了孩子的诗性，老师说，有一天，听到一个孩子说“棉花吐出了丰收”，她喜出望外，让孩子们尽情地书写出来。“稿子熟了/在田野里/翻起了金色的波浪/大家夸夸棉花/它就笑咧了嘴/吐出雪白的软软的云朵”“种子被埋在大雪下/安静发芽/老枯树在夜里长出一根新芽/而我/在爸爸妈妈看不见的地方/偷偷长大”“你长高长高/长到天上去都可以/根在我心里”保护孩子的诗性，是多么重要啊！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我想起大众日报的老记者许学芳先生，他把外孙女在三四岁时画的糖葫芦裱起来挂在客厅里，孩子上了幼儿园，他挂着，上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还挂着。我看到他看着小外孙女的画，一脸幸福的表情，不亚于看世界名画。

中篇小说奖得主，“80后”的索南才让是一名在青海湖边放牧的蒙古族族人。他深情回忆了自己投稿时的忐忑和老编辑到草原寻找他的故事。我想，每一位怀揣文学梦想的人，听了都会感动，也会想起自己的故事。索南才让说自己来到编辑部门口送稿子，都不敢进去，最后把稿子投进了编辑部对面的邮箱。35年前，我来到济南市洪楼南路10号，那是《山

东文学》编辑部所在地，我站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没有勇气上楼见编辑，又把我的短篇小说带回了潍坊。5年后小说才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济南市洪楼南路10号”至今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后，还会有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相信“文学之夜”这张名片会越来越亮。虽然自己站不到那神圣的舞台上，但看到自己的文友在上面接受荣光，我也很开心。

这个文学之夜，是第一次办，还有改进空间。比如让颁奖者即即兴说几句话，那该多好呢！颁奖嘉宾多是文坛“大咖”，他们一定也憋了很久，比如王蒙先生，他会如连珠炮一样说一串智慧之语；莫言先生也会“幽默”一下。比如，让获奖者每人推荐一本书。比如晚会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等等。这会让更多的人亲近文学，晚会也更浸润读者心灵。

有光泽的夜晚一定会被记住。希望文学之夜，是丰收之夜，是呵护诗性之夜，是呼唤名作之夜，是致敬优秀作家之夜，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之夜。

改编戏曲《武家坡2021》走红网络，为京剧创新提供了新话题

小逢观堂

11月20日夜，北京中央歌剧院，“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盛大启幕，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高光时刻，获奖作家们成了“明星”。这个助力文学“破圈传播”的夜晚，是不是值得记住？我只记得金鸡百花奖、金鹰奖的颁奖之夜，我也记得某某地产之夜。文学奖居然也有了“之夜”，新鲜、提神、来劲。

新媒体时代，文化多元，文学越来越小众化，小圈子化，边缘化。大众不喜欢文学了吗？不是。是喧哗的众生把喜爱淹没了，是海量的娱乐化信息之“快”把文学之“慢”全覆盖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介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滋养心灵的文学，需要大众传媒的提醒，文学的光泽需要持续擦亮，甚至需要耐心打磨。现代传媒高调介入，跨界赋能，嫁接共生，“文”“艺”联动，让小众化走向大众化，把小圈子的边界打破。我认今晚会总导演周雄说的，文学走向大众，需要媒体机构对文